

岳父对我儿子即他外孙说：“你从这里坐船，一直开一直开，就能回到中国。”

旧金山海边的遐想

□刘荒田[美国]

候，鱼和钩却有取舍的纠葛。饵是利益。聪明的鱼吃饱后能全身而退。

我向海水走去，给青色鸟沙阵添两行老成持重的鞋印。一年轻钓客在起钓，夸张的姿势，弯曲的钓竿。他使劲地拽，钓线笔直。如此巨大的张力，莫非即将把一条上百磅的石斑或金枪鱼拖上来？我以比钓客还急切的心情等候。

据说，钓鱼的黄金时刻不是“到手”而是感受浮标下钓线传来的颤栗。我无缘验证，但从他向浮标大步迈去的姿态推测出结果。可惜，我比他更失望，钓钩上挂的竟是一团水草。刚才我远看，还对钓客颇怀怜悯，冰冷的水里站半天，虽有长靴，而且累却受不了。近看，他们不缺娱乐，水边放着折叠椅、收音机、饮料和零食。勇敢的小狗走近钓竿，嗅嗅，被主人喝骂几句，讪讪离开。

如果人间只有这两层，那就太没劲了。且看远处，移动的群山——浪头上的行人，最近的只有一黑点，近的可欣赏线条流丽的闪转、迂回和突进。浪花是披散开去的马鬃毛。人是骑士，把狂野的浪抓起来，举到高处，狠狠地摔下，一次次纵情地骋。大浪靠近岸，都累了，斜躺下去，让骑士享受片刻的恬静。瞬息间，骑士们跃起，乘着退潮回到深处，开始又一轮冲刺。

向他们图什么？如果钓客存在的意义在于拥有鱼，他们却空手而来，空手而退，只为征服的快意，冒险的享受。别忘记，他们背后是浩瀚无比的海，它属于永恒。滑浪者乃第一线的人，他们一步步地前进，要求取深邃的未知，广阔的神秘，浩渺的永恒。

我把子弟抬醒了，也望不尽大海。大海，就是人类的希望。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，刚刚抵达旧金山，第一次来这里。岳父对我儿子即他外孙说：“你从这里坐船，一直开一直开，就能回到中国。”我此刻要说，如同哪种船胜任？只有想象的船，创造力的船。

□东田

且伸出手去，握住三月的雨丝

桃李纷起，游子寻春，又是烟雨迷蒙三月天。

三月的第一道雷声劈开苍穹时，我正站在林芝的尼洋河河谷眺望南迦巴瓦雪山。藏地高原的春雷与江南不同，带着青铜器的轰鸣震颤，仿佛远古祭司敲击着镁纹大鼓。崖壁间沉睡的溪流应声解冻，山谷间古桃树上的红色花蕾在风中轻颤，惊蛰就这样以雷霆万钧之势，将整片高原推入春的漩涡。

二十四节气的命名都蕴含温雅诗意，唯独“惊蛰”二字裹挟着雷霆万钧。当印度洋暖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，当西伯利亚的冷锋与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碰撞，天地间进发的不仅是电荷，更是唤醒万物的密码。古人在《月令七十二候》中记载：“桃始华，鶡始鸣，鹰化为鳩”，二十四番花信风自小寒起算，至惊蛰恰是桃花灼灼的时节。那些

蛰伏的虫豸，未必是被雷声惊醒，更像被土壤中涌动的地气唤醒，如同婴儿被母亲的体温焐热，懵懂地舒展开蜷缩的触须。

小小的时候家在湖南的地质队，童年记忆里，惊蛰是地耳拱破腐殖土的微响。这种墨绿色的菌类贴着地皮生长，像大地的耳廓，收集着春天的秘语。我们捧着竹篮在雨后的林间寻觅，指尖拂过湿润苔藓时，总觉得触摸到了地脉的搏动。老人们说地耳能治目疾，或许因它听过星辰絮语，看过草木萌发，便得了天地间的清明。

读大学的时候在武汉，武大樱花大道的樱花总在惊蛰前后迎来盛放

樱桃花细雨中，樱花云蒸霞蔚，疯狂地开着又安静地落着，我们也是这样疯狂而又安静地看着听着，心里说不出是欢喜还是感伤。那时的我站在花树下，忽然懂得日本茶道中的“一

期一会”——樱花用决绝的绚烂诠释生命的密度，每片花瓣落时都在诉说：此刻即是永恒。

有一年春天，和他漫游三峡，青峰弱岸间，两岸的杜鹃沸沸扬扬，喷红溅紫，想到杜鹃啼血的传说，只觉得那一丛从一树树间都是生生死死的牵绊，是生命极致挥洒出的颜色。都市的春天，仿佛早已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，但某个清晨漫步白云山，发现玉兰枝头擎着碧白的杯盏；地铁口卖花的老妇竹篮里，忽地多出几束带着露水的二月兰。这些细微的征兆，如同大地的心电图，提醒我们季节的轮转从未停歇。就像风湿患者关节成为另一种节气预报，身体的疼痛里藏着古老的物候记忆。

春天总使人不安或不甘心，总让人想跳，想叫，想去触摸、去纵容。对于在春天出生的我来说，对春天，总有一份踯躅

不忍言去的情怀。春天，本是天地万物萌发增长的季节，而年岁也无可避免地增长。年岁的增长，令人更加渴望走进春天的内核，走进湮留在唐诗宋词里的久远的春天；年岁的增长，也令人更加渴望与春天握手，握住这流动的、滑软的、处处生机勃勃的季节；年岁的增长，使人如山中啼血的杜鹃，更加耿耿于每一个春天。

在藏东南的米林山谷，我见到了最壮丽的惊蛰仪式。雅鲁藏布江的轰鸣声比雷声更早传来，河岸的野桃树绽开淡粉的花朵，山谷化作粉色的漩涡，与远处雪峰形成奇异的对话。放牧的藏族姑娘发髻上缠着绿松石，她们唱着“谐钦”古调从花雨中走过，歌声惊起湿地里的野鸭和黑颈鹤。藏地的春天不是线性的行进，而是多维度的绽放：海拔2800米的青稞田开始泛绿，

4000米处的杜鹃还在积雪下沉睡，而5000米雪线上，野牦牛的绒毛正变得蓬松。

油菜花的明黄是春天最炽烈的宣言。在江南，在林芝的尼洋河谷，这种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植物，将太阳的光粒子转化为液态的金箔。农人说惊蛰雷动后，油菜才会停止生长，开始结籽——生命最饱满的瞬间，往往诞生于邀越与克制的临界点。

顺子的《回家》在春日的山野间响起时，忽然明白城市不过是悬浮在土地上的临时构架。混凝土覆盖的地底，蚯蚓仍在耕耘着亘古的春泥；阳台花盆的裂缝里，蒲公英的种子随时准备启程。

我们带着乡愁寻找春天，却不知自己就是春天的一部分，是惊蛰雷声中苏醒的元胎，是山河版图上跳动的脉搏。此刻，且伸出手去，握住三月的雨丝桃花，握住这个正在裂壳而出的世界。

生活中这样的时刻超越了一切大 数据的计算，是无法捕捉的灵光乍现

可爱的瞬间

□刘茉琳

听到这话，我们拿起羊肉串碟子，给老大爷送过去两串，他客气地推了一下留下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大爷端着饺子走过来：“来来来，你们也试试我的茴香馅饺子！孩子肯定爱吃。”

我们虽然不好意思，但却之不恭，便盛过来几个饺子：“谢谢！”

“哈哈，不客气不客气！今儿初五，就得吃饺子啊！”

老板也凑上来：“可不是嘛！”

这小小的插曲有一种特殊的魔力，让我们有了一种在家过年的感觉。

从寒冷的北方回到广州，早春已是一片暖洋洋，大人小孩都在街上笑闹着，穿短袖的，穿单衣的。走过老城，水果档一片生气，鲜花档一片繁茂。年糕、砵仔糕、马蹄糕、油角、散蛋……各种香气融在一起，是广州特有的烟火气。

老字号的餐馆门前没到饭点已经排起了长队，屋檐下还有一排“加台”也早已坐满，桌面上杯盘碗碟，活色生香。

餐厅服务员端着一个大瓦煲一路穿行来到桌前，经理跑过来用一块白手帕隔热掀开瓦煲盖，瞬间白气腾起，磁磁作响，眼前模糊，耳畔喧闹，鼻子刺激，味蕾惊醒。

“啫啫煲”荤素皆宜，但最重要的是瓦煲从离开灶头到上桌的时间控制，利用余热完成最后的烹饪，菜未进口已是一片喧腾。

这时，坐在旁边凳上等待的食客突然跟我们打招呼。

“哇，犀利啦，哩味乜嘢来嘅？好食吗？”（粤语：哇，这是道什么菜？好吃吗？）

“虾酱啫通菜！食过返寻味啊！”（粤语：虾酱啫通菜！回味无穷！）

那一瞬间，我又想起了北京初五那个晚上的羊肉串与茴香馅的饺子，同样是人与人之间可爱的瞬间。

生活中这样的时刻超越了一切大 数据的计算，是无法捕捉的灵光乍现。那些烟火气的，充满人情味的，在街头与巷里，在南方或北方，仍带着真切体验的生活，才是我们的灵魂所向。



山水清音(水墨)

□莫里加



山水清音(水墨)

□莫里加

插图：采采

插图：采采